

# 狂狷的中國人

亂世與知識份子

張良澤 譯



# 狂狷的中國人

---

富士正晴 著 張良澤 譯

敦理出版社



# 狂狷的中國人

敦理文庫 3

著者：富士正晴

譯者：張良澤

發行人：楊 同 日

出版者：敦理出版社

高雄市漢昌街七〇巷二六號

發行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52巷1號六F

(同行與讀者來往請逕寄臺北連絡)  
電話：(〇二) 三九三三七七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台北市內江街一一〇巷六號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元月十五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一五三四號  
有著作權・翻印嚴究

法律顧問：郭吉仁律師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二一號  
電話：三一四六三七九

定價：九〇元

郵政劃撥：〇四六五五九四一一

# 狂狷的笑談

張良澤

## ——譯序

有一個日本人到中國大陸旅行，途經戈壁大沙漠，看到一個老者在路邊擺了小攤子賣飲料。他問老者要等多久才會遇到駱駝商隊，老者說：「快則個把月，慢則三、四個月。」日本旅客搖頭而去。

中國確是很神奇的古國。有聽了要讓天下給他便跑去大河裏洗耳朵的許由，有離水面三尺而垂釣的姜太公，有喝酒脫光褲子而指著屋裏的人說「你們怎麼跑進我的內褲」的劉伶，也有爲了不把女兒嫁給權貴而沈醉了六十天的阮籍。

一部中國史，戰亂頻仍。多少英雄豪傑立功立業，也有多少狷狂

隱士看穿名利，笑談興亡。

日本人富士正晴，以一片稚情做中國學問。從中國第一部經典「論語」開始，再而「漢書」、「後漢書」，再而中國最成功的志人小說「世說新語」，乃至陶淵明全集，一一詳讀，找出前後一千年間的隱者系譜，狂狷之士。

中國人寫歷史、讀歷史，只看重顯者的勳業彪炳。現在一經外國人提醒，才記起真正冷眼看歷史的人，是那些埋沒草萊的知識人。正如那守候戈壁沙漠的老者，看盡千古悠悠。

一派荒唐對世俗，

一片稚情對學問。

世間雜書已很多，

多此狂書做笑談。

# 目 錄

譯 序 □ 一

一、春秋時代的隱者 □ 五

二、顏回 □ 二一

三、漢王朝——政治與儒教的結合 □ 三九

四、「後漢書」逸民傳 □ 四九

五、竹林七賢（正始時代） □ 六五

六、陶淵明 □ 九三

原 跋 □ 一三五

一片稚情對學問（譯者跋） □ 一三七

昨夜電視節目「話之泉」中，曾提到關於釋迦牟尼的問題，有人說：釋迦就是釋迦族的「釋迦」，牟尼就是「覺者」的意思。節目主持人認為答得很好。但榊亮三郎博士與渡邊大濤氏却解釋道：「覺者」是佛陀，而牟尼是「隱者」的意思。榊亮三郎博士的「梵語學」與渡邊大濤氏的「梵文般若心經」，都作此解。

一、春秋時代的隱者



「微子篇的特徵是沒有一章是用『子曰』開頭的。中間第三章到第七章，是記載孔子傳記的幾個片段，各章都是以孔子與其周圍所具有的矛盾，及其矛盾中所發生不幸的遭遇爲主題。其前後章裏，有關古今的人物，雖極爲片斷的記述，但似乎都是孔子寄予好感的人物。亦即記述與孔子不相矛盾的人物。」要之，不直接記錄孔子的思想，而綴集有關孔子周圍的記述，是這一篇的最大特色。／此篇的編者把孔子如何於矛盾的環境中掙扎的傳記，用幾個故事記載下來，同時把爲了克服矛盾而成爲孔子所敬仰的古今人物，一併記載下來。」

這是筑摩書房出版的「世界古典文學全集」第四卷中，古川幸次郎爲『論語』而寫的文章，真叫人覺得不愧爲儒者古川幸次郎。

同樣的東西，一到歷史學家貝塚茂樹的手裏，見解就完全不同了。中央公論社出版「世界的名著」第三卷中，有關『論語』部份，貝塚的解說如下：

「以微子、箕子離去瀕臨滅亡的殷國而隱世爲開頭第一章，這一篇便是以逃避亂世的隱士爲主人公之故事爲中心。第五章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第六章長沮、桀溺勸告問津的子路不要追隨孔丘而最好加入我們隱士之群；第七章丈人對子路批判孔子等等，以這些隱士爲主人公的故事，在『論語』之中，是最富有趣味的「小說」。從中出現了崇尚無爲生活的老子學派的濃厚影響。然而，春秋時代末期的中國，人民生活於內亂與戰爭中，由於被貪欲的豪族，及其周圍的權力幽靈的佞臣所操弄，醜惡的權力鬥爭不斷重演。因此，對這亂世感到絕

望，從政治舞臺逃遁出來而過隱士生活的賢人似乎很多。因為他們隱藏於社會的角落，所以幾乎沒有在歷史上現過身，但在『左傳』等書中也留下一鱗半爪。身處亂世，為謀求一己之幸福，唯有隱士生活最為可靠吧。老子的無為思想不過把民間自然發生的隱士思想體系化而已。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依據道家的無為思想，而把自然發生的隱士生活理想化，滲進濃厚的道家影響。各章的終了，借孔子或子路的口，對老子的隱士思想加以批判。可見戰國時代的儒教教團，一邊採用這些故事，一邊批評道教的無為思想。」

另一位在大學紛爭的騷嚷聲中著書立說的立命館大學教授白川靜，所著革命性的『孔子傳』中，有關『微子篇』的文字，略引二處如下：

「『下論』中最受注意的，還是『微子篇』吧。被認為『論語』中最富異質的這一篇，反而保留了孔子晚年的踴懷（晦藏己才）思想的餘韻。本來這一篇的傳承者就不是鄒魯的搢紳先生，而是近於楚狂的南方儒者。（中略）『論語』容含了『微子篇』，其意義可說比其他各篇為大。因為我們可以認為那是做對有名無實化的儒家的自我批判而被編採進去的。」

「又於『微子篇』中出現的隱士故事，可能是南方的儒者所加上的，此亦暗示與莊周學派的關係。」

上述白川『孔子傳』所說「做為對有名無實化的儒家的自我批判而被編採進去的」一節，和「吉川論語」所言「把為了克服矛盾而成為孔子所敬仰的古今人物，一併記下來」一節

，二者是重疊的。說重疊或許不太妥當，應該說是照應或迴響。現在，我最中意的是白川「孔子傳」的議論：「保留了孔子晚年的睠懷思想的餘韻。」關於這一層，以後再說，先讀讀「微子篇」的第五、六、七章。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真是奇妙的人名。可作「迎車」解。太過於符合這場合的情景，有令人心癢的感覺。因為「輿」是「車」，所以孔子「下車」吧。

現在，問題在楚國狂人所唱的歌詞。

「鳳呀！鳳呀！如同鳥中之鳳的高貴的您呀！」

過去的已不能改正了。但未來的還可追上去改正。

算了，算了。當今的世間，做政治家是危險的喲。」

「鳳呀！鳳呀！」

你的德行爲什麼不行了呢？

——「吉川論語」。

過去的不要再說了，

此去應該怎麼辦？請想想。

罷了！罷了！

插手現在的政治是危險的喲。」

——「貝塚論語」

鳳先生，鳳先生，您爲何那麼萎靡不振呢？過去的已經沒辦法了，今後還可有作爲。不行的哪，現在的政治是危險的啦。大概是這個意思，以示「對孔子的警告」（吉川），「暗中規戒」（貝塚）吧。根據『史記』，孔子六十三歲的時候，正在流浪中。但孔子下車似乎要講什麼話，而楚狂接輿爲什麼急步避開呢？當然，他要是再唱下去，事情便一清二楚，也不必弄個沒結尾。可是就讓你聽了這幾句歌詞，此去該怎麼辦，那就任隨你的方便了。似乎隱者對「顯者」常常採取這種態度。內心溫暖，但嘴巴却好嘲弄。

在第六章裏，孔子說話了，但不是對隱者，而是對弟子子路，亦即從「顯者」這方面來批判隱者。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知？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子派子路去問渡頭，但長沮說：「那個拉著車轡的是誰？」「是孔丘。」「魯國的孔丘嗎？」「是的。」「那麼他應該知道渡頭在哪裏了！」於是子路再問旁邊的桀溺。桀溺說：「你是誰？」「我叫仲由。」「噫，魯國孔丘的徒弟嗎？」「是的。」「洪水滔滔地擠來擠去，天下到處都這樣啦。誰說要改革它呢？況且你跟從避人的人，爲什麼不跟從我們避俗世的人呢？」

子路回來告訴孔子，孔子惘然地說：「沒有理由能跟鳥獸在一起。我要不跟世人處在一起，那還能跟誰在一起呢？要是天下行得通道理的話，那又何必我來改革呢？」

根據「吉川論語」說：「長沮、桀溺兩個隱者對孔子爲了枉然的理想主義而汲汲改革的意志，及對子路跟隨孔子，加以批判，認爲應該乾脆放棄人間。對此，孔子說出人間正爲我

所愛，要是人間有道的時代則又何必我……。這是一般的解釋。／但仁齋把『天下有道』四字解作『世界自然而有秩序』，把『丘不與易也』解作『我不是什麼特別的改革者』。／『史記』的『世家』把這一節認為是魯哀公四年，六十一歲，在葉國形容自己的人格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之後，離開葉國前往蔡國時的事情。又，『史記』改『滔滔』為『悠悠』。」

仁齋的解釋對我頗具魅力。「滔滔」改作「悠悠」，就覺得桀溺說的事情變得很大，而與仁齋的解釋亦甚吻合。雖如此，長沮以為那要是孔丘的話，他為了做官而到處打轉，渡頭等處應該知道的，不需要告訴他，這說話的口氣，似乎有些輕蔑的意味。長沮、桀溺這名字也很妙。「貝塚論語」說：「可能是哪個有名的賢者更改姓名而隱藏身影吧。沮是沼地，溺是人的排泄物。二者都用與農業有關的類似農夫的名字稱呼。」長沮可解作「無用的沼地」，桀溺可作「一擔小便」看。改名改得真不錯。

接著，「貝塚論語」說：「長沮、桀溺等名字，說不定就像『莊子』的寓言裏出現的虛構人物。先設定那種人物，使之與孔子或子路答問，『莊子』裏常有這類寓言。連孔子、子路也被漫畫化而出現。最後接上一段孔子憮然而語的話，那也不過是自我辯解，完全被兩個隱士嘲弄，這一場交手，可看做隱士的勝利。」這一來，好像和前面的仁齋之說，韻味有點不同。

「鳥獸不可與同群」，吉川與貝塚的解釋都認為人與鳥獸不能同在一起，鳥獸好像是指隱士。但說不定可作如此解釋，即：鳥和獸是不能同群的，正如隱士和我們革命家不能同群一樣。因為彼此所住的世界不同。

第七章則不同於前兩章，是儒者這邊的子路向隱者那邊的反擊。但因對手不在家，所以反擊也不過是間接地留話給對方的兒子而已。還是沒有結局的故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論語』的文章太過於簡潔，所以很難理解。隱者所說的話，倒反比孔子說的容易了解。我們一邊參照「吉川論語」和「貝塚論語」，一邊追尋章意。

『史記』把這一段話緊接於前章之後，以爲旅途中所發生的事情。子路跟從孔子而落在

後頭，遇見一老人用杖擔著竹簍。子路問他：「你可見到我的老師嗎？」老人說：「既不勤勞，也不能分辨五穀，那是什麼老師呢？」（這麼說，老人好像見過孔子，而且也知道孔子是怎麼樣的男人。孔子的事情，大家很清楚。隱者必是知識份子。）老人把杖插立在地面上，除草去了。子路對老人的態度想是感到又尊敬又迷惑吧。只見他兩手交叉而站著。老人留子路在家過夜，殺雞做黍飯招待子路，又叫兩個兒子出來見子路。（該可說合乎禮儀的親切行爲吧。）次日，子路把此事告訴孔子，孔子說：「那是個隱者。」叫子路再回去見他。到老人家一看，已不知去哪裏了。於是子路就說話了。（不知向誰說話？要是向老人的兒子說話，那麼老人的兒子該是大人吧，大人也是要外出工作而很可能不在家。「吉川論語」根據朱子所見宋初寫本而附記「子路反，子曰」。亦即家中無人，子路回來，孔子便說了。在我總覺得這一段批判的話，很像孔子的口吻。）

這段批判的話，「吉川論語」與「貝塚論語」二者的解釋大有出入。茲抄錄於下：先看「吉川論語」。

「你們身爲官吏而不出來做事，可謂任性的隱遁者。那就喪失了人間的道理。你們是尊重部份的人間道理，所以小孩的規矩很好，讓我覺得父子長幼的禮節不能拋棄。既如此，那麼君臣之道爲什麼又可廢棄呢？你想潔淨個人的生活，可是却亂了大的倫理。君子做爲官吏而服務，爲的是行道。當今之世，是道不能行的世間，這早已知道的。／以上是這一章的一

般翻譯，其言外之意，即是說：雖明知這是理想很難實現的世界，但不放棄理想，有生之年，要堅持理想到底，這是我們的態度。」

其次，「貝塚論語」道：

「你以爲不做官就沒有義務吧。但是你還承認長幼的順序不可放棄，然則君臣之間的義理怎麼可以不要呢？結果你潔淨己身而亂人倫之大義。君子做官，是爲了實現大義。天下不能實行正當的秩序，此事老師早就清楚的。／「丈人」的「丈」字，通「杖」；意思是說年老而持杖的人。／「蓀」爲竹簾之類。／「五穀」通常指黍、稷、麻、麥、菽。也有以稻代麻，各種說法。／「拱」爲佇立兩手交叉以示禮。／『史記』把此章接於前章之後，當作旅行楚國途中發生一連串的故事之一。但從主人公的名字看來，很顯然的前章是寓言性質的，而本章的丈人的名字並未顯示。老人同情那畏縮地站在一邊的子路，便留他住了一夜，殷勤招待，令二子拜見。完全真實地表現了平凡鄉村的牧歌般的生活，一點也看不到裝做的痕跡。但即使具體表現了老子所崇敬的自給自足的農村社區的無爲生活，便認爲這個傳說是在老子無爲思想影響下而發生的，這是獨斷的解釋。在孔子遊歷的旅途上，很可能常遇到此類隱士。至於像『左傳』那種以表現貴族的政治生活爲目的的書裏，則從政治的表面脫落的隱士之存在，幾乎完全被忽略。根據這個，積極論斷春秋末期還沒有隱士之事，未免太勉強吧。而孔子遇到這類隱士的事情，常被老子學派提起，這恐怕是事實。對這些話柄，儒教學派有